



陳毅上山

上海图书馆藏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# 陈毅上山

世晨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南昌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陈毅上山

世展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百花洲8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 1/8 字数 8 万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

统一书号：10110·207 定价：0.37元

## 编 者 的 话

粉碎万恶的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，欣欣向荣。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，正在茁壮成长。

少年儿童，今天是祖国的花朵，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、保卫祖国的主力军。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。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《革命先辈的故事》丛书。

这套丛书，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，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，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艰苦奋斗、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，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，继承他们的遗志，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。

这套丛书，由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陕西四省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，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，力求写得生动活泼、引人入胜，为少年儿童所喜爱。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、作者、教育工作者，都来支持这项工作，共同努力，把这套丛书编好。

## 引 子

话剧《陈毅出山》演了这么一个故事：一九三七年，陈毅同志为执行党中央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”的指示，走下山来，同国民党有关当局进行共同抗日的和平谈判；不久，又亲自前往湘赣等革命游击根据地，说服游击队负责同志带领部队下山，和国民党联合抗日。《陈毅出山》虽然经过了一定程度的艺术加工，但还是具有充分历史依据的。它所说的山，就是赣（江西）粤（广东）边革命游击根据地的中心——油山。那么，陈毅同志是在什么时候、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走上油山的，又在油山做了些什么呢？这，就要从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前夕，陈毅同志因伤住在瑞金梅坑红军医院里说起……

## 目 录

### 引子 开篇

#### 上山

- 在红军医院……………( 1 )  
话别……………( 11 )  
辩论……………( 19 )  
牛岭惨败……………( 27 )  
嘱咐……………( 33 )  
中央来电……………( 43 )  
仁风突围……………( 53 )  
登上油山……………( 66 )

### 续篇

#### 站住脚

- 长岭决策……………( 75 )  
夜闯王坑……………( 88 )  
小小帕儿心意长……………( 95 )  
危险之中不危险……………(105)  
瞎子和跛子的故事……………(112)  
奔袭乌径……………(118)  
“不能捆绑干革命！”……………(129)  
智歼矿警队……………(140)

## 开篇 上山

### 在红军医院

炮声隆隆，硝烟弥漫，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淹没在战火之中。

筠门岭失守，广昌防线被突破后，中央革命根据地南、北大门洞开，敌人象决堤的洪水一样，迅速涌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心地区。

消息不断传入位于瑞金梅坑的红军医院。工作人员、伤病员们都闷闷不乐，悲愤满面，心头象压了一块石头似的。

在八月二十八日的兴国战斗中，陈毅的右腿盘骨被弹片打伤。这以后，他就一直住在梅坑医院里，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。

此刻，天空晴朗，万里无云。可是，陈毅的心头却罩着一层阴云。他沉眉低眼，坐在靠西墙的地铺上，默默地翻着《红色中华报》。

一个护士双手抱只木箱子从门口走过。坐在陈毅身

边正闲得无聊、发呆地望着门框的半大孩子水生——他是陈毅的勤务兵——急忙向那护士喊一声，并招招手叫他过来。但是，那护士却头也不回地一直走过去。

“这象什么话，我非把你捉进来。”水生说着就要爬起来。

“哎，你搞什么鬼！各人都有各人的事嘛。不要麻烦人家。”陈毅拍拍水生的后背，阻止他。

水生来了火，不听他的话，爬起来冲出房门。不一会儿，就抓着那个护士的后衣领，把他倒退着拉进屋子，嘴里还大叫大嚷：“晓得为什么喊你吗？告诉你听，他就是西六军团司令员陈毅！”

陈毅不知道水生为什么把自己也扯上，转过脸望着他们。

那护士放下手上抱的木箱子，木箱里的瓶瓶罐罐受震，发出稀哩哗啦的响声。他绷着脸，整整衣领，扯扯衣服，嘴里嘟嘟囔囔：“捣什么乱？人家忙得要命，谁象你那么闲！”

“哎，哎——把话说清楚来。我是有正经事儿才叫你嘛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别理他，忙你的去吧。我批评水生。”陈毅生怕他们吵嘴，赶忙劝解。

那护士向陈毅敬个礼，委屈地说：“陈司令员，你不知道，我们白天黑夜洗瓶子、装箱子、捆东西，饭都



来不赢吃，谁还顾得上伤员。他非把我拖来问，有什么用啊？”

陈毅随便地问：“收拾这些瓶瓶罐罐干什么？”

“上级说要转移，东西都要带走，一针一线也不能留给敌人。”

“可惜脚印装不进箱子里，还是要留下。”水生仍在生气，挖苦地说。

陈毅向水生摆摆手，对护士点点头：“你忙吧，打扰你了。”

那护士赶快弯腰抱箱子，水生却拉住他，怒气冲冲地叫：“走，找你们领导去！一个多月了，还不给陈司令员动手术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水生的脾气发得可真大，声音在屋子里嗡嗡作响，吓得那护士手足无措。陈毅冲水生瞪了一眼：“乱弹琴！你跟他吵，他有什么办法？坐下坐下，消消火气。护士同志，你去忙吧。这个娃儿是火药脾气，请你原谅原谅罗。”水生翻翻白眼，只好坐到地铺上。护士看看陈毅，抱起箱子，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说：“我去把首长找来。”

陈毅目送他走出房门，转过脸来批评水生：“你这小鬼，不该总去麻烦人家。你是为我，可第五次反‘围剿’眼看就要失败了，大家都有很多事要做，确实忙得很。以后不要为我的事去麻烦他们。”说完，他就拿起

一张《红色中华报》来看。水生一把夺过去：“看看看，看不够！你一看报，不是气得脸红脖子粗，就是心里不痛快，还看它干什么？静心养伤吧。”

“气是要生的，报还是要看的。”陈毅从他手上拿过报纸，指着头版的一篇文章说：“你看，他们哪里是要转移，分明是要放弃中央苏区，搞大搬家式的逃跑嘛。这么大的事情，不向部队负责人说明，也不向广大士兵和老表说明，怎么对得起付出重大代价和牺牲的老倭和指战员哟——”

“什么，陈司令员，你说他们要放弃中央苏区，那、那……”水生急得不知该说什么好，一头扑进陈毅怀里，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

陈毅抚摸着他的头，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。……是啊，他在这红色土地上战斗、生活了六年，是多么留恋这里的一草一木，这里的兄弟姐妹们啊。

一九二九年初，在毛泽东、朱德同志率领下，陈毅同志和红四军主力一起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，向江西的赣南、福建的闽西地区进军，摧毁了这里的反动统治，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区域。

蒋介石见自己屁股底下着了火，自一九三〇年起，调动十万、二十万、三十万部队，配合飞机大炮，连续发动三次大“围剿”，妄想拔掉这个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可他万万没有料到，红军和苏区人民每次都把他派来的

虾兵蟹将打得丢盔卸甲，狼狈逃窜，不仅没有拔去这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赣南、闽西红色区域反而就在他的“围剿”中联成一片，形成有二十一个县境、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，并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。

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取得第四次反“围剿”胜利以后，输红了眼的蒋介石又拼凑一百万大军，于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发动了第五次“围剿”。依陈毅的想法，如能让毛泽东同志指挥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斗，准定胜利。但是，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仅继续排挤毛泽东同志，而且一意孤行，拒不接受毛泽东、彭德怀等同志一而再、再而三提出的正确建议，非要把他们的什么“正规战争”、“消极防御战争”打到底。结果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一天天缩小，以至于敌人的炮火很快就要打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了。

“陈司令员，你劝劝上面的那些人吧，让他们不要扔掉苏区。红军走了，老倭们又要遭大殃了，怎么活下去呢？……”

陈毅抹掉水生脸上的眼泪，朝他点点头。水生高兴得抱住他：“你答应了，答应了！还有，叫他们给你开刀，取出弹片。等你伤口长好了，我们再上前线。你保准能领着我们消灭那些白狗子。”

陈毅笑了，微微摇头。他沉思了一下，问：“小

鬼，帮我送封信到红军总部好吗？”

“好，好，你快写！”水生跳将起来，手忙脚乱地拿来纸，摊在陈毅面前，又把笔递到他手上，跪在一边等候他落笔写信。

陈毅望着手中的笔，思绪翻滚，心情激荡，消瘦的脸庞上呈现出肃穆的神情。

水生看他总不下笔，着急地叫：“写啊，快写啊！陈司令员，把我的要求也写上。”

陈毅嘴里应着，笔落在纸上，写了一行“抬头”：“周恩来同志；”接着，便笔尖不离纸地一气呵成，写了一封好长的信，说明自己对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形势的看法，表示愿意在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，留下来坚持战斗。最后，谈到自己的伤势时，要求送一部电台的充电机到医院来，以便医院给自己照X光，进行手术。写完信，他署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：“陈毅，十月九日。”

水生虽然斗大字认不得半升，却一直兴冲冲地看着陈毅写完，抢着帮他折好，装进信封，揣进怀里。临走时，他忽然不放心地问：“我说的话写了没有？”

陈毅点点头。

“管用吧？”

“唉——有些事他说了管用，有些事太大了，他说了恐怕也不行。快去吧，饭我给你留着。”

水生顾不得多想，飞起两腿向红军总部跑去。

周恩来接到陈毅的信，展开来，边看边点头。他虽然基本同意陈毅对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形势的看法，但对目前的一切又作不了主，只好默默地收起信，命令警卫员跑步去告诉电台的同志：立即把充电机送到梅坑红军医院；又写了一张字条，叫水生带回医院，交给院长，让他无论如何要争取时间，给陈毅做完手术。

医院领导马上拆开已经装了箱的医疗手术器械，消过毒，摆进手术室；又安装好X光机，充了电，给陈毅照了X光片之后，由医护人员把陈毅抬进手术室，放在手术台上躺下。

主刀的贺诚同志说：“陈司令员，有个事和你商量一下，麻药很缺，你……”

陈毅把手一挥，爽快地回答：“算罗，算罗。关公请华佗刮骨时，他自己泰然自若地下棋。可惜这里没有围棋，要不然，我也学学关公他老人家。来吧，老贺，动手，莫为我操心罗。”

贺诚叫护士拿来一块白布，要盖住陈毅的脸。

陈毅大大咧咧地挥动着胳膊：“不要不要。我们共产党人在刀光血影中奋斗，在枪林弹雨中前进，还会受不了这么一点痛，会害怕小小的手术刀！动手吧，老贺，莫再迟疑了，你们不是马上就要出发吗？”

望着陈毅信任、鼓励的目光，贺诚被他的精神深深

感动，说：“你要受苦了。忍不住就喊吧！”然后便开始动手术。

黄豆大的汗珠从陈毅额上流下，眨眼工夫，就湿透了护士给他擦汗的手帕；他使劲咬着牙，嘴角不停地抽搐。贺诚偷眼瞟着陈毅的面庞，手上飞快而又小心地动着。忽然，陈毅轻轻地哼了一声，接着便大声朗诵起他过去作的诗来：

“闽赣路千里，  
春花笑吐红。  
铁军真是铁，  
一鼓下汀龙。”

“老贺，这是我一九二九年六月写的《反攻下汀州龙岩》。那时，毛泽东同志带领我们红四军第二次入闽，三打龙岩城，消灭了土匪军阀陈国辉部，惊得闽赣白狗子呼爹叫娘——哈哈，真痛快呀——”

说到得意的地方，陈毅同志哈哈大笑，摇头晃脑。仿佛还不过瘾似的，他又大声武气地说：“红军比铁军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们的红军，真是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——不过，那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的时候。老贺，一九三三年，红军主力只经过黄陂、草台冈两大仗，就歼敌三个师，缴枪万余，粉碎了蒋光头的第四次大

‘围剿’，我又写了一首《乐安宜黄道中闻捷》，听一听吧？写得很不错哩。

“千崖万壑供野宿，  
羊肠鸟道笑津迷。  
半夜松涛动山岳，  
中天月色照须眉。  
工农儿子惯征战，  
四破铁围奇中奇。”

陈毅诵诗时声音宏亮，声调抑扬顿挫节奏分明，脸上洋溢着兴奋、激昂的神情。说也怪，他的额上没有汗珠了，嘴角也不抽动了。贺诚注意到这点，故意问：“津迷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懂，请你解释一下。”

“津迷嘛，就是迷路的意思。‘津’本来当渡口讲，我在这首诗里把它当作‘路’用。”

“铁围呢？”

“国民党反动派的第四次‘围剿’虽然象铁桶一样，但是也经不住我们红军指战员的敲打。‘铁围’就变成了‘豆腐围’，哈哈……”

一个是豪情抒不尽，一个是有意引话题，就在这一问一答中，手术顺利地做完了。

贺诚用竹镊子夹起从伤口中取出的碎骨、弹片给陈

毅看，问：“要不要洗干净留作纪念？”

“哈哈，纪念？不要罗。还准备再碎它几次骨头，到时候就多得背不动了。”

贺诚掏出手帕，擦掉额上、脸上的汗水，又把手帕塞进脖子里，擦擦后颈和前胸。他感到浑身无力，十分劳累。陈毅却一身是劲儿地自己从手术台上坐起来，在做过手术的腿上拍一下：“快长好吧，没有时间慢慢养了。老贺，等我多消灭几个白狗子报答你吧。”

就在陈毅回病房的工夫，医护人员们已经把X光机包好，把充电机送走。当晚，贺诚便随部队出发了。

梅坑周围都是山，山上长着松、杉等树，靠近村边，是一圈枫树。深秋时节，在萧瑟的秋风中，绯红的枫叶摇来荡去，活象跳动的火焰。傍晚，金风传来老倭们给红军指战员送行的呼声：“你们可要回来啊——”同时，也传来了夹在其中的妇女、儿童悲伤的哭泣。

陈毅双手扶着窗框，站在朝南的窗口前面，心情沉重、脸色严峻。他注视着越走越远、消失在山脚拐弯处的红军队伍，看着伫立在寒风中向红军队伍招手的男女老倭，听着那经久不息的呼喊：“亲人呐，盼着你们哪——”热泪不知不觉从眼角流下来，顺着他清癯的脸颊，“啪嗒”、“啪嗒”地落在胸前。

“司令员，躺下休息一会儿吧。”水生扶住陈毅央求道。



陈毅在他搀扶下，转过身子，走到地铺前，坐下，躺倒。

“陈司令员，你哭了？”

“对不起老倭们啊——我们本来是可以不走的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……是啊是啊，他们把毛泽东同志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岗位，使红军失去了主心骨，这就招致了失败。……”陈毅任那热泪从耳边流过，自言自语地说着。

## 话 别

屋子里暗得很，水生要去点灯。陈毅告诉他：“不必了。革命现在十分困难，省一点是一点，也许还有大用。”

“你去吗？陈司令员。”

“我向组织上要求留下来了。”

“那我们还在一起。天黑总有亮的时候，我就不信白狗子永远站得住脚！……”

忽然，门“吱呀”一声被推开，戴军帽、穿军衣、腰上系皮带、腿上打绑腿，留着一大把黑胡须的周恩来同志大步走进来：“你好啊，陈毅同志。”

究竟人小眼尖，水生“噌”地一下蹦起来，迎上去，抱住周恩来的一只胳膊：“周副主席，您没说要来呀。”